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七

歴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一

書正義尙書璇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劉素禮記經解以疏通知遠稱書則書者疏也亦當補此義

漢太常蓼侯孔臧與弟侍中安國書今學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而史記云秦焚書伏生

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儒林傳亦云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入於伏生書内故統云二十九篇也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王充論衡又云掘地所得或爾時重得之曰古文三篇

自與今文一篇者不同也歐陽夏侯傳伏生今文
學歐陽分今文太誓爲三故三十一夏侯仍二十
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雖傳古文亦用歐陽
之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篇孔
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此漢代
古今文之眞本也晉世晚出之書去今文太誓別
撰泰誓三篇又分舜典益稷爲三十三故僞孔序
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也以鄭氏所述劾之同爲
五十八篇眞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合爲五十八

僞書則三十三爲二十五合五十八篇數雖合而實不合也其分卷亦同四十六眞書三十四篇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仍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

尚書大傳首題虞夏書許愼說文解字多引虞書而

於五品不孫引唐書許從賈逵受古文學說文自
序稱書孔氏是眞古文尚書作唐虞書也
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又第五倫傳注陳寵傳
注引尚書考靈耀云文塞晏晏鄭𤀹傳寨晏之化
魏受禪表欽明文塞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凡緯書
皆出於漢書緯亦襲用今文尚書又云如文塞晏
晏唐人第以爲出考靈耀不知作緯者亦用今文
尚書也
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駰傳聖德滂以橫被班固傳橫被六合張衡東京賦惠風橫被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爾雅釋言桄頻充也桄即橫字古文光爲充與頻相似故橫或爲桄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堯典橫字已作光而訓光爲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輝解失漢儒之旨矣

漢書平當傳昔帝堯南面而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案儒林傳平當傳歐陽之學此用歐

陽說也

以親九族孔傳以睦高祖元孫之親正義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是爲九族又引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者

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引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之

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書正義又引鄭元駮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蔡沈集傳九族高祖及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兼二義說最爲賅備

史記五帝本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徐廣音義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爲便也司馬貞索隱古文尙書作平此文蓋讀平爲補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

章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緜反便則訓辯遂爲辯章詩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典引答賓戲東觀漢紀並用辯章字周密癸辛雜識今人呼平章爲辯章尙書大傳第一云辯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辯章二字

協和萬邦漢書地理志王充論衡增藝篇引尙書並作協和萬國蓋避漢高祖帝諱也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並作於蕃今文之異
敬授人時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藝文志律歷志食貨志李尋傳王莽傳漢孫叔敖碑並作民時或唐避太宗諱然司馬貞索隱作人時張守節正義引尚書考靈耀亦作民時貞及守節皆唐人有避有不避蓋亦古今文之殊也
宅嵎夷曰暘谷正義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史記作居郁夷索隱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夷又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案淮南子

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又
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栁栁亦日入處地名太史
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
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東作索隱尚書大傳曰辯秩
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史遷
從孔安國問古義蓋亦有就眞古文義爲言者陸
德明釋文平馬本作苹云使也季長亦傳古文學
則史記作便讀浦耕反亦與馬本作苹音協若周
禮馮相氏鄭注辯秩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辯

在朔易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亦作辯秩東作則今文也

蔡傳引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案正義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言明都傳不言都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兄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案依王義則曰明都三字似不必補

平秩南訛孔傳訛化也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程南譌
正義譌音于僞反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又
通作僞漢書王莽傳每縣則薅以勸南僞師古注
僞讀曰訛化也鄭注周禮亦引作南僞蓋今文也
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論鄭元所注尚書
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
案周禮天官縫人衣翣柳之材鄭注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
是濟南伏生書然則鄭注書雖作昧而亦未嘗不

取今文柳穀之義也史記作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裴駰集解引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徐廣曰昧谷一作柳谷

寅餞納日孔傳餞送也正義送行飲酒謂之餞史記作敬道日入上寅賓出日亦作敬道日出初無前導後送之義釋文餞賤行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集韻上聲二十八獮淺字注引書作寅淺納日云馬融讀作淺訓滅亦無餞送義也正義引鄭云云

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藝

用馬義段氏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餞餞安得訓滅

平在朔易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按大傳云便在伏物大史公據之而書爲案今大傳作辯在伏物與周禮注引書同便辯二字古通用也

漢儒晷刻之說互異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

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

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㪅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

之瑕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

厥民隩孔傳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蔡傳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義與孔同釋文隩於六反馬云煖也史記作燠案馬訓煖與燠字協

說文盩部𣯫字引虞書鳥獸𣯫毛又毛部𣰊字引虞書鳥獸𣰊毛案郭忠恕汗簡引尚書褷字作䍁與𣯫同是古文作𣯫𣰊毛存異文也又說文人部𠈉字引虞書方救𠈉功又辵部逑字引虞書旁逑孱

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以方救孱功為古文旁逑
孱功為今文細繹說文引書例其經句屬何字即
以何字為主用孔氏古文餘皆从隸寫又凡兩引
書者一說古文正字一存今文異字蓋賈逵受詔
作古文三家異同許氏從賈受古學因其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作正四時索隱云若三年不置
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
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
亦作正字解彙古文定作𤴓𤴓正相似因以致誤

嫏嬛館補校

陳霆兩山墨譚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則兩年一閏者一績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歷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强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

留所餘之分以起後年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月以終數者於法鑿矣案先儒偶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胤子朱啓明孔傳胤國子爵朱名正義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蔡傳胤嗣也胤

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又引或曰肩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兩存其說案史記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史遷親從孔安國問顯言丹朱必得其實孔傳後出恐未可信也

驩兜郭忠恕汗簡作鴅吺山井鼎七經考文補遺尚書古文殘作鴅叟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鴅吺朱子注史記鴅吺即驩兜古文尚書驩兜亦作鴅吺

案今本史記作讙兜與朱子所見本異

象恭滔天蔡傳滔天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案

孔傳滔漫也謂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正義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蓋以水之滔天形容其禍心之包藏也史記亦作似恭漫天似非因下而外誤

孔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蔡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孔以四岳爲四人故於舜典二十二人謂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蔡以四岳爲一人故云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正

義引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然則稷契皐陶顧不可數乎案蔡作一人解引周官內有百揆四岳爲證甚是春秋左傳隱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胤也杜預注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正義引周語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

大岳許國是其後也陳霆兩山墨譚堯讓天下於
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大岳之後大岳
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之與
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讓遂
逃避於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概謂
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說倡而甚辯
以理揆之實極確也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四
獄伯夷爲堯降典折民惟刑則伯夷在堯時亦皆

爲四嶽矣

有能俾乂說文辟部引嬖治也引虞書有能俾嬖史

記作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盡用古文義

方命圮族釋文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

案漢書王商師丹傳寔傳薛宣朱博傳並引作放

命圮族則作放者今文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孔傳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

唯鯀可試無成乃退蔡傳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

復舉之之意案說文廾部异舉也引虞書嶽曰异

哉此爲眞古文之義
漢劉耽呂梁碑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世次甚明史記謂敬康生句望不知句望即句芒少昊子遷殆誤合又據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世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案左傳史趙之言曰自虞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鄭衆注幕舜之先祖故書曰虞舜又曰嬪于虞不祖顓頊明矣
越絕書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

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說最不經
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豈有外養之理蓋父母加舜
以不孝之名而逐之故耕田號泣傳者失實耳四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今謂兄狂亦異聞也列
于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許愼說
文舜女弟名敤首漢書古今人表作敤手又劉向
列女傳瞽瞍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舜
又有二妹矣
論語堯曰咨一而孟子父母使舜完廩節及祇載見

瞽瞍三句不及貢一句皆古舜典之文但逸書不立于學故失之耳晉梅賾乃從愼徽五典已下爲舜典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曰或者疑詞也劉知幾史通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

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考辨據此以爲濬哲十六字
並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案宋書禮志魏明帝
即位思改正朔引尚書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
建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刑改朔然則
舜典篇首舊有佚文亦未非始於方興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
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
伏釋文引王肅云麓錄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

引桓子新論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
今尙書官矣義皆從孔史記五帝本紀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自是今文家說
馬鄭皆謂麓山足郭忠恕引古尙書亦作麓案麓
訓爲錄殊嫌假借若作舜行不迷言又與四門穆
穆作感應者不類則孔傳訓下句甚當今兩通之
納于大麓堯使舜祭山岳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
于天也舜至誠感神故陰陽和風雨時不有迷錯
爾雅所謂四時和爲玉燭也上三者是使之主事

而尊治此此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之言於此可爲確證

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舜讓於德不懌徐廣音善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史蓋用今文之義

王柏書疑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又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觀者雖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受終于文祖孔傳文祖堯文德之祖廟正義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釋文引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張守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氏之所本

說文帝部䄡字引虞書䄡類于上帝䄡古肆字史記
五帝本紀封禪書周禮大行人鄭注漢書王莽傳
並引作遂類于上帝下肆覲東后史記周禮注漢
書郊祀志後漢書律志白虎通巡守篇何休公羊
傳隱八年注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亦並作遂則
肆古文遂今文也史記正義引五經異義非時祭
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之亦古文義
自漢以來說六宗者十餘家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
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

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月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王肅與孔同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風雷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馬彪上表歷難諸家自言已意據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幽州秀才漲髦上疏以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爲言煙也

二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虞喜別論月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劉昭取喜說以爲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言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

瘞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
也翰案孔傳與禮記祭法家語及孔叢子宰我問
六宗於夫子夫子所告同蔡傳本之不改其餘衆
說存而不論可也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作埜秩于山川
班于羣神漢書王莽傳引書亦有秩字史記五帝
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擇吉月日
見四嶽諸牧班瑞白虎通及漢永和二年詔皆作
叶時月正日漢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

一死贄祭祀志亦作二牲何休公羊傳隱八年注
至於北嶽如西禮下多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歸格
于藝祖作歸假於禰祖白虎通巡守篇亦作禰祖
史記作至於祖禰廟皆用今文也
如五器卒乃復孔傳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三帛生死則否史記集解引馬融曰五器上五玉
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與孔同此爲
古義蔡傳用劉侍講說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
也周禮六器六贄卽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

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

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

乃復因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九字當在肆覲

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恐是以讀

改經也

白虎通巡守篇引尚書大傳明試以功正服以庸則

今文作正服也

肇十有二州孔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

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釋文十有二州謂

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正義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尚書大傳作兆十有二州亦不作肇始解也

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illegible]反於禮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髕處而

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漢武帝賢良詔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古只作畫象解孔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蔡傳稍變其義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之正也恐非初義

范鎮正書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

目可謂精確之論案范易公正書志傳不載佚已
久惟見困學紀聞所引一條
王恕石渠意見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
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
則用鞭朴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
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爲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疾
之不能受刑者案孔傳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正
義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舊解
亦視蔡傳爲近理當兼此兩義

惟刑之恤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徐廣音義今文云

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今文是伏生口

誦恤謐聲近遂作謐也案史遷靜用今文謐之義

謐與恤義别索隱說非也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

策秀才文敬法卹刑虞書茂典李善注引虞書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恤又作卹古字通用

史記五帝本紀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

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

彊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

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案史所說惟三苗為當餘則傅合前事有失深考驩兜舉共工方鳩僝功堯謂其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固未嘗用工師即共工之官乃其本職非以兜言而試之也若驩兜因薦共工加以朋黨之罪四岳舉鯀何以不坐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案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

大功鯀亦因鯀是治水亦有其績但汨陳五行不成功故三考而黜之耳若百姓不便而加誅堯豈不明罰勑法而待舜攝耶二程全書質夫錄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此誠卓識確論攷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

伐共工此一時事舜攝位奉堯命以使禹說者順
文勢而分屬之也奉命征伐則共驩同謀逆結三
苗舉兵畔逆可知是共驩之罪與三苗同也呂氏
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
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
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
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
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
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楚詞離騷鯀悻直以亡身兮

終然天乎羽之野正與此合是鮌亦以畔誅也春秋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說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預注以渾敦爲驩兜窮奇爲共工檮杌爲鮌孔傳以三苗號饕餮所謂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是驩兜之罪狀也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是共工之罪狀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是鯀之罪狀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是三苗之罪狀也此盡其銘於丹書之辭季文子述之也若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

很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讙兜西方荒中
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
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
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皆
云是鯀也又言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
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
聞有人知往有腹而無五藏有腸直而食經過人
有德行而往抵觸有凶惡而行依憑云名渾沌西
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剿食人知人言語

問人鬭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
不善輒殺獸往饋名曰窮奇西方荒中有獸焉其
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
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西
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
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羣而單名饕餮又山海
經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又有
讙兜國其人人面有翼鳥喙此則因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因極言其奇形怪貌又加以獸號擬以鳥

身皆醜詆之辭或兩間異氣所鍾竟有此物如貳貳之尸乎又王嘉拾遺記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負鯀自沈于羽淵化為元魚時揚鬚振鱗橫于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此則因鯀字或作鮌附會為說不足究詰也

「漢書梅福傳引書辟四門景武昭元成功臣表引書蠻夷帥服皆今文

王恕石渠意見悖德允元而難任人傳難拒絕任古文作王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

雖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雖其慎意同

黎民阻飢史記作黎民始飢徐廣音義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案阻祖二義迥別今文為得

史記殷本紀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尚書大傳亦作不訓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鄧禹傳袁宏後漢紀並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此皆用今文尚書也

蠻夷猾夏尚書大傳作滑夏女作士高誘呂氏春秋君守篇注引作汝作士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

記五帝本紀宅皆作度亦皆用今文也

趙氏翼陔餘叢考左傳八愷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也班書古今人表列此十六人而又別有卨即契垂朱斯即殳斨柏與即伯與及龍夔則左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又云奐仁傑乃分殳斨為二人伯與為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族之數則為巧合又以為究屬臆說翰案傳

謂八愷主后土八元主敷教故杜預注以八愷爲

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爲即稷契朱虎熊羆之

倫孔傳亦以朱虎熊羆及殳斨伯與爲在元愷之

中使此十六族者無與於九官之命何以謂舜舉

乎與分殳斨爲二人朱虎熊羆爲四人蔡傳從之

則斗南說實能以經通經非鑿空牽合也

周易釋文引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即伯益也

太平御覽引世本后益作古歲則伯益又稱后益

史記秦本紀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

費索隱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柏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今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卽敘伯翳與伯益爲二人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謬誤耶張守節正義引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皐陶翰案柏翳卽伯益以秦本紀稱佐舜調鳥獸證之確不可易陳杞世家以爲二人謬誤可知至益爲皐陶之子則不可信左傳

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
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杜預注此卽垂益禹皐
陶之倫庭堅卽皐陶字百蟲將軍碑以隤敳卽益
益爲隤敳皐陶爲庭堅不應子居父上且皐陶賜
姓偃伯益賜姓嬴不應父子異姓又左傳文六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假使
益爲皐陶之子則秦方熾興何以云皐陶不祀乎
則益非皐陶之子明矣
陳超就正編朕虞官名史記五帝紀於是以益爲朕

虞漢書百官公卿表益作朕虞地理志爲舜作朕

虞蓋官名有朕字非單名也王莽名水衡都虞曰

予虞亦放此黄宣獻云名山大澤不以封皆屬天

子故曰朕虞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

獸說義亦精

帝曰俞咨伯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引尚書作咨爾

伯與潛夫論考績篇言命官皆稱名此言咨伯者爵而不

名重其望也

大戴禮記誥志篇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

幽雖雄也雖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

一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于

一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

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鷄三號卒明

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

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然則虞夏之歷定自伯夷

不獨降典也

教胄子說文引虞書作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易

蒙卦象傳君子以果行育德育字本此史記作教

稚子亦合蒙䆁義孔傳本作胄子云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釋文引馬亦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同訓長而爲義殊矣

呂氏春秋察傳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敎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

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風俗通義正失篇亦引此事案說文夔神獸也如龍一足傳聞之誤或由此乎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又海內經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案經言帝俊生謂帝俊時生此人猶左傳所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高陽高辛氏時有此人也大荒西經謂帝俊生后稷正

此例郭注云俊宜爲嚳似無煩改尙書納言之龍
路史以爲卽晏龍亦據山海經也
金履祥尙書表注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與言
實爲表裏夔龍所由竝命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東坡書傳舜方命九
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
簡編脫誤複見於此蔡傳取之案正義夔言此者
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

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此歸美於君之辭非自言其功也益稷復載此下有庶尹允諧何見立政以禮治成於樂所以太平之義非複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正義引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鄭氏用今文注古文孔傳本三十在位二十作三十故曰凡壽百一

十二歲

陟方乃死孔傳以爲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此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猶言升遐也趙氏翼云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狩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

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
明據又謂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
發源處地極高以駁地勢下不宜言陟之說又引
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於蒼梧之野爲證確不可易
何孟春注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
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
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
互通之可備一解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

篇槀飫馬融云共法也王肅云汨作九共故逸案
馬鄭所傳眞古文皆有之王肅亦及見逸謂不立
學逸諸秘府也永嘉之亂始亡今唯見尙書大傳
引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三句而已
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
武乃文高誘注逸書也左傳文七年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杜預注逸
書逸出之書以之入大禹謨荀子解蔽篇引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

夘之楊倞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
經也案今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襲荀子語閻
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並引以定晚出之僞翰以楊
倞注尤大誤荀書明言道經何得作虞書解漢志
有道家言二篇此其佚文也
封演封氏聞見記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
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
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
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都邑人雖移井不改時閒

洶洶勁涿波猶謂重悲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爲定
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井中設一瓶兩井相
搖響泙潞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井
處糴向池中潛吼來澆茹畦上平流去炎雖交土
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鄭元云歷山
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
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
說在河東者近是翰案周處風土記舊說舜葬上
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

之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
山又括地志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此又以歷
山在越地矣聖人之蹟南北紛爭之要當以史記
冀州爲據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解儆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
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
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儆戒與
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
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

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
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
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王
應麟取之
石渠意見皐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
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爲此謨
是禹受命居攝時皐陶爲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
也如陳於帝之前如何無一言問答翰案此亦後
人經筵講義之例禹皐並稱謨此見知之切識也

因憶淮南子主術訓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

虐刑不覺失笑臯陶果瘖何能陳謨

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衆明高翼以厲作高蓋今文

如此用厲字義則當訓高不當訓勵也裴松之蜀

志注引鄭元注庶衆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

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亦與孔傳不同

禹拜昌言趙岐孟子注引尙書作讜言班固西都賦

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

亦用今文尙書耳

知人則哲漢書五行志引作悊王充論衡定賢篇答
應篇引書並曰知人則悊惟帝難之是應篇引經
同淮南子泰族訓引書何憂驩兜何遷有苗無所
乎字皆今古文之異也石渠意見解此節云堯若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
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以蔡傳
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三者舉不足害君之
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不說堯不能卻以能
言之似乎支離案顧彪疏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之

難者俗同流俗之稱也說得圓活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作巧言善色佞人高士
奇天祿識餘以孔壬爲共工名可備一解
史記夏本紀亦言其有德共下無人字愿而恭作共
此用今文與載采采作始事事者說義不同
夙夜浚明有家史記作蚤夜翊明有家宋唐釋惠苑
華嚴經音義引大傳作翊翊輔也亦用今文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王嘉傳引
咎繇戒帝舜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律歷志引書曰天功人其代之並用今文尚書馬永卿元城語錄引王嘉奏對云云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佚欲或非也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馬本作五庸後漢書梁統傳
引書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馬本蓋古文之異字
梁統引書用今文也
思曰贊贊襄哉劉焯訓襄爲因正義謂贊奏上古行
事而言之也是用因義蔡傳訓襄爲成本左傳定
五年杜預注
書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皐
陶謨益稷帝曰來汝禹以下舊本合於皐陶謨後

出之孔傳始別為篇正義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臯陶謨篇制冕服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知古本舊合非始於馬鄭王也

史記夏本紀予思日孜孜作孳孳洪水作鴻水皆今文又有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四句又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旻入陸行載車水

行蕝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正義引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橇又引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以爲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愼子之徒有此言也案河渠書明言夏書說文解字木部樏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澤行乘𣃔語句雖小異知古今文並有此四語尸子愼子述書語耳又呂氏春秋愼勢篇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樏釋音云肆乃鳥切推飯具淮南

子齊俗訓譬若舟車輴肆窮廬文字小異要皆用

書爲說也

暨益奏庶鮮食史記夏本紀作與益予衆庶稻鮮食

是今文鮮上有稻字暨稷奏庶艱食鮮食史記作

致之用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亦用艱食義釋文

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馬傳古文殊異

加此未知何據懋遷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

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本大傳無之烝民

乃粒史記作衆民乃定段氏撰異盤今文尚書粒

作立而以訓之

顧炎武日知錄財運而不積謂之化留而不散謂之貨唐虞之世但曰化而已至𠃊誥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于貨色之儆盤庚則曰不肩好貨貨之名由是起焉然周禮典藏之官曰泉府亦流而不壅之義也服御之用曰邦布亦散而不積之義也

說文川部川字下引虞書濬〈〈距川又谷部㕡字下引虞書容畎澮距川蓋於川下發明〈从〈〈會川

之本義故人从用古文容下發明容字容用古文
餘用當時隸書也
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史記夏本紀作輔德天下大
應淸意段氏曰必是今文尚書作弼德德從悳天
下大應淸意此今文尚書也
說文糸部繪字下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釋文引馬
鄭同王部璪玉飾如水藻下引虞書璪火粉米藻
作璪粉作黺又黹部有黺字云黺畫米也米仍作
米汗簡引粉作黺與說文同引米亦作𪓐似後人

所加許所用者孔氏古文也尚書大傳亦作山龍華蟲作繪璪火則今文尚書同也希繡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黹黹古文作希鄭以今文讀之也全偁引鄭注云畫與紩皆有六畫以爲繪施之於衣紩以爲繡施之於裳

王天與尚書纂傳虞時作服備十二章則天數也至周列三辰於旂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亦即見禮有損益也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

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則漢志所稱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歐陽氏說也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也七章皆備五采大小夏侯氏說也

在治忽漢書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隋書律歷志又作七始訓案尚書大傳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漢書所引確爲今文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索隱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尚書作采政忽楊愼丹鉛總錄史記來字乃采字之誤段氏撰異

尚書大傳唐傳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
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政而萬
事順成蓋泛言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又曰七字
古多假桼爲之如太元經元攡曰運諸桼政元棿
曰梘擬之二桼方言曰桼有桼娥之臺王莽傳候
鉦銘亜五十桼斤揚子桼政蓋用今文尚書史漢
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求者桼之誤字
翰案隋志七始訓訓亦詠字之誤史記參用古文
作滑在治忽晉人所改也史記集解引鄭注曶者

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箚作笏而以書笏爲義與孔傳不同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又敘傳時舉傅納王符潛夫論考績篇引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能不敬應皆用今文倘書古文作明庶以功王十明解云諸侯以勳爲重故曰明試以功叅獻以多得爲盛故曰明庶以功焉見分明

石渠意見既以庶爲識說必是不忠不直何必俟以

明之然在字當訓察譖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

讒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爲是案尙書在璿璣玉

衡在治忽皆訓察王說得其解

許氏說文手部𨔝字引周書𨔝以記之周當是虞字

之誤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

鳳碑黎儀卒傷泣涕漣漉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

儀伐討姦軌段氏玉裁曰古文尙書作黎獻今文

尙書作黎儀漢人襲用以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傳作民儀萬夫知之也

王氏引之廣雅疏證說同

趙氏翼陔餘叢考說羿善射奡盪舟引呂覽黃帝時羿作弓許氏說文羿帝嚳射官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猰貐又引左傳殺羿而烹之孟子逄蒙殺羿淮南子羿死於桃棓以爲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所引爲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奡孔氏特以音相近遂牽以

釋界王逸楚辭注亦引論語界盪舟盪舟二字究無確據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宋吳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奡與丹朱為兩人也盡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以此知丹朱與奡為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奡二人同淫樂也說案說文解字夰部引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敖此陸氏釋文所據說文皆用孔氏則眞古文作奡定丹朱奡為

二人以罔水行舟爲湛舟之證確不可易特朋淫沿傳朋舉之解尚有可考者說文土部堋喪葬下土也引虞書堋淫于家堋淫者似是作生壙于家而爲長夜之淫樂如鄭良霄飲于窟室之類用殄厥世斯不得其死之證矣又案說文糸部絑字云虞書丹朱如此丹朱作絑似又非堯之子丹朱如云堯子此方曰用殄厥世下乃曰虞賓在位語意不倫尚書逸書云封之丹淵爲諸侯亦非殄世也攷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丹水酈道元水經注亦引之意者丹絑及冡皆堯時南蠻酋長爲權作亂而堯征滅之故引以爲戒燉史記夏本紀作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册朋淫于家用絶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論衡問孔篇引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以爲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

見卜隱敎不敢私不肖子也又謨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此並今文家說必以丹朱爲堯子此說猶爲近之

潛夫論斷訟篇晝夜鄂鄂慢遊是好孫氏星衍古今文尚書疏證今文額又作鄂也

說文卪部卸字引虞書曰卸成五服此漆書古文也

史記作輔成五服用輔弼義同或今文作輔也

至于五千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

說中國方五千里禹貢正義引賈逵馬融以爲甸
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
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
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
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
里相距爲方萬里王注云賈馬旣失其實鄭元尤
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
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
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

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縁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
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
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
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
也史遷之旨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别
名大界與堯不殊蓋得之矣
尙書大傳云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
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脅北海魚劒

魚石出瑱野閶河鯇江鱏大龜五湖元唐鉅野淺
鉅定嬴濟中詹諸菑蕭盎龜隆谷元玉大都經魚
刀魚咸會于中國此所言四海方物經所不載當
是伏生及見虞夏典籍故詳載之文筆奇古與逸
周書王會解伊尹四方會同三代遺典猶賴一書
以存
洵旒遁墾人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劉向新序節士
篇引作象刑旁施惟明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凡
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也

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二句相次今本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二句相次孔傳堂下樂也蔡傳從之石渠意見以爲不然柷敔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是樂器名

鳥獸蹌蹌釋文引馬融云鳥獸筍簴也劉敞七經小傳取之吳棫書裨傳亦以鳳皇來儀爲簫聲之和王應麟困學紀聞取之史記作祖考至群后相讓鳥獸翔舞劉向說苑辨物篇引君子辟神也觀彼

鳳儀遊燕胷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
儀蹌作鶬句次不同說義亦異今文也
兩山經譚書益稷篇百獸率舞稱者謂羽鱗皆可謂
之獸于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
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
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概謂之禽亦百
獸之例也又云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曰天下
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夫羽固禽也
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有據也翰案白虎

吳鄭埰館補校

通禽鳥獸總名言爲人禽制也孔穎達易正義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於越志臨川吳澄問東門吳正道禽獸二字正道曰禽即獸也曰兩翼爲禽四足爲獸何以言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又韻會鳥獸未孕曰禽則禽統鳥獸爲說亦久矣

勑天之命史記勑作陟颺言作揚言率作興事作率爲與事爲與作義同其作陟作揚者今文也